

南方的“旅居者”与伊朗的“流亡者”

杨银霞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纳菲西十分关注《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南方性, 首先是因为纳菲西的伊朗的流亡者和美国的外来者的身份与作者卡森·麦卡勒斯的美国南方的“旅居者”的身份以及小说中缺乏身份认同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形象相契合。纳菲西的家庭和国家都没有给她归属感。其次是因为纳菲西看到了美国南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摇摆与伊朗在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的契合。

关键词: 《心是孤独的猎手》; 南方性; “旅居者”; “流亡者”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一、《心是孤独的猎手》内容简介

《心是孤独的猎手》主要讲述了哑巴辛格和米克·凯利、比夫·布兰农、杰克·布朗特、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医生四个人之间的故事。哑巴辛格和哑巴安东尼帕罗斯相依为命, 看似是辛格在照顾看上去有些傻的安东尼帕罗斯, 但实际上辛格在精神上非常地依赖安东尼帕罗斯。每天下班回到他们租住的家里, 辛格都会飞快地打着手势向安东尼帕罗斯分享白天发生的一切, 而安东尼帕罗斯很少回应, 但辛格不在乎安东尼帕罗斯到底听懂了多少。然而不幸的是安东尼帕罗斯患上了精神疾病被表哥送去了精神病院, 安东尼帕罗斯的离开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辛格无法忍受在没有安东尼帕罗斯的家里继续居住下去, 他独自一人搬到了小镇的另一个地方。辛格在小镇结识了四个人: 米克·凯利、比夫·布兰农、杰克·布朗特和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医生。米克·凯利是辛格所租住的房子的房东的女儿, 她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有些叛逆与迷惘的小女孩, 比夫·布兰农是喜欢观察的小镇主街上的“纽约咖啡馆”的老板, 杰克·布朗特是刚到小镇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激进青年, 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医生是渴望拯救白人打压和歧视下的黑人同胞的黑人医生。他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孤独, 也有对未来的梦想。他们向辛格倾诉一切, 他们的孤独、他们的渴望、他们的愤怒, 他们以为辛格可以理解他们, 但是事实上辛格并不能理解他们, 就像安东尼帕罗斯也从来没有理解过辛格。不久安东尼帕罗斯生病死了, 辛格失去了精神支柱, 选择了自杀。四个人在接受了辛格突然自杀的打击后也重新开始了新生活。

卡森·麦卡勒斯本人曾多次谈及自己小说的创作主题。1958年, 她在剧本《美妙的平方根》的“自序”中写道: “我认为, 我的中心主题是精神隔绝。当然, 我总是感到孤独。”

^[1]1959年, 她在散文《开花的梦: 写作札记》中再次提到: “精神隔绝是我大多数主题的基础。我的第一部作品与之有关, 几乎全部相关, 并且此后我所有的作品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所涉及。”^{[2]224} 因此许多研究者从“精神隔离”、“孤独”、“异化”来分析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有的研究者因为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南方作家, 而哥特手法和怪

诞风格是美国南方文学常用的文学表现手法和文学趣旨，所以分析《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哥特手法和怪诞风格。但是纳菲西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小说的南方性来切入《心是孤独的猎手》。

二、《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南方性

纳菲西和朋友乔安娜在讨论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的时候关于阅读南方作家的小说是否要关注小说的南方性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刚开始纳菲西坚决反对阅读南方小说要关注小说的南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读的深入，纳菲西认为阅读南方作家的小说要关注小说中的南方性，正是南方性使得南方作家的小说与众不同。

刚开始乔安娜来旁听纳菲西的英语课，通常把话题引向她所谓的“南方气候”，而纳菲西认为乔安娜对一个作家的出生地过于关注了，那不过是机缘巧合的事情。“我在英语系是唯一一个外国学生，她认为我不能像她那样理解吐温或福克纳，这在我看来就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假使你必须生于某个特定的纬度才能欣赏这部小说，那它有什么价值呢？”^{[3]206}而乔安娜会说：“确实存在一种南方感情，那是南方小说的关键。”^{[3]206}纳菲西依旧不赞同，“我会滔滔不绝地背出一大串作者名字——以马克·吐温为首——他们笔下的景象，虽然表面上是在美国南方，但却毋庸置疑地带着世界性。”^{[3]206}

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读的深入，纳菲西表示确实有某些元素使南方小说与众不同，“那个时候我就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多年以来，我逐渐开始领会到，的确有某些元素使南方小说与众不同。福克纳、奥康纳、理查德·赖特、欧斯金·考德威尔——他们生于美国唯一一个遭受过战败并被占领的地方，这一失败始终都是他们自我定义的关键。这独特的历史是沉重的包袱，但也是灵感的来源。”^{[3]214}

直到最后，纳菲西认为了解小说家来自什么地方对于阅读他们的小说至关重要。“《心是孤独的猎手》的核心即是这些“心灵的正直和诚实”——其实，倘若我们要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爱、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也不能算跑偏。但这不是我们读卡森·麦卡勒斯、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或任何小说家的真正原因，若只为如此，小说家来自南方还是塔希提岛又有什么要紧？”^{[3]237}

三、无家可归形象的身份契合

纳菲西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南方小说的南方性问题呢？首先，《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南方的“旅居者”和她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塑造的一直在寻找身份认同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形象与纳菲西的伊朗的流亡者美国的外来者的身份契合。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南方的“旅居者”，卡森·麦卡勒斯曾经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旅居者》，故事讲述了一位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却经常住在法国巴黎的“旅居者”的故事。对于美国南方而言，卡森·麦卡勒斯也是一个漂泊不定的“旅居者”。她不断地逃离南方，却又总是回到南方。卡森·麦卡勒斯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斯度过的。对于南方，她始终处在一种既爱又抗拒的情绪中摇摆不定。从幼年时期，她就渴望摆脱古老陈旧的南方生活，她曾经写道：“家中的屋子和整个小镇都钳制着我年少

的心，我渴望漫游，我向往纽约。胡桃木门内的炉火和老挂钟单调的声音让我如此难过。”

^[4]闭塞古板的小镇生活时卡森·麦卡勒斯童年时的噩梦。年仅 17 岁的她离开家乡，独自乘船前往国际大都市纽约，追寻自己的文学梦想。然而繁华纷乱的纽约却终究无法成为她的心灵的归所。她说：“我书中的场景可能永远在南方，而南方永远是我的故乡。”^{[2]280}1940 年，卡森·麦卡勒斯发表了《瞧着归家路呀，美国人》一文。她在文中写道：“情感犹如雅努斯的面孔：对待至亲，我们依恋怀旧，对待异乡和生人，我们急切渴望，在两种情绪之间，我们饱受折磨……我们的文学被赋予了热望和不安的特质，我们的作家都是伟大的流浪者。”

^{[2]158}对她本人来说，她的流浪方式就是不断地逃离南方，又总是回归南方。如此往复辗转，麦卡勒斯成为了南方的“旅居者”。“旅居者”没有安稳的故乡，其实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流亡者。她们都失去了“家园感”，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感，在饱经分别与离散的悲痛之后，她们总是处于“热望和不安”的状态中。

卡森·麦卡勒斯把这种没有自己身份的归属感投射到了她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她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塑造的人物都“无家可归”，都遭遇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成为了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成为了没有归属感的流亡者。“杰克是个漂泊者，从一个简陋发臭的地方搬到另一个简陋发臭的地方。米克在家里找不到自由和私人空间，因而花大量的时间在街上游荡。然后还有考普兰德医生，他那冷冷清清的无法平抚他强烈的无家可归感。甚至辛格也是个流浪者。他在凯利家的公寓里有一个房间，但他要是不上班，大部分时间便都在镇上的不同地方徘徊。”^{[3]233-234}纳菲西发现了《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人物的“无家可归”。他们不仅“无家可归”，也找不到自我的身份认同感和群体的归属感。杰克说“我自己就是半个黑鬼”，并接着说，“我是部分黑鬼加南欧猪加东欧猪再加上中国猪。我全是。”他们大笑着，而他继续说：“我还是荷兰人加土耳其人加日本人加美国人。”他的结束语是：“我是个天晓得是哪里的人。我是一个陌生国度中的陌生人。”^{[3]236}杰克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组织者，他想将工人联合起来，他向工人宣传资本家压迫劳工的事实，可是他想要解放的工人并不理解他那些情绪激动的话，他们在意的只是怎么取笑他。米克在物质方面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房间，也不能学习自己心心念念的音乐，但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她假小子般的外形及个性使她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一直被排斥在同龄人的社交圈之外。科普兰医生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投身到黑人种族平等的事业上，毕生致力于改善黑人的处境和地位，但是他的使命不被黑人同胞们理解，甚至也不被家人理解。“他的沮丧、失落因为自己同胞的沉默而愈加深重，甚至他的儿女都不愿参加他的社会抗议，不理解他，他们在教堂和上帝那里寻求庇护，努力不触犯到白人。他的愤怒和他们的沉默互为因果。”^{[3]243}比夫虽然没有离开过“纽约咖啡馆”，但是他也没有家的归属感和社会的认同感。他和妻子的关系十分冷漠，没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且虽然比夫外表上是一个粗犷的男人，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渴望自己是一位母亲，他具有双性同体的双重性属。他只能隐瞒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纳菲西如此关注小说人物的没有归属感和缺乏自我身份认同,正是因为纳菲西的伊朗的流亡者和美国的外来者的身份与作者卡森·麦卡勒斯的美国南方的“旅居者”的身份以及小说中缺乏身份认同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形象相契合。“虽然我们口头上有争执,但从某种模糊而复杂的角度,我跟乔安娜还是有共鸣的。她在自己的国家也类似一个流亡者。而那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流亡者,离家万里,能够理解我在德黑兰生活之实质的人也远在天涯。乔安娜和我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至少那时不是,我们随时能回到出生的地方,但我们在对方身上辨认出一种相似性,也早已知晓,或者说曾经怀疑,我们绝不会就那样在故乡安稳过一生。”^{[3]204} 纳菲西是伊朗的流亡者和美国的外来者,她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让她放心灵的家。在《我所缄默的事》^[5]中,纳菲西讲述了一个动荡时代的伊朗的家庭的秘密故事。她在自己的家里和在自己的国家伊朗都没有得到她所需要的归属感,她一直感觉到无家的状态。纳菲西的家庭不算幸福。她无法从家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她的父亲母亲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母亲一直活在第一次婚姻的幻想里,没有家庭归属感。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并不是幸福的,第一任丈夫塞非隐藏了自己得病的事实,婚后两年就死了,可是母亲固执地美化过去,不肯善待当下身边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过去的怨恨逐渐转化为更加普遍的对于现在的不满。我们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辜负她的人。她的生命中的旧人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真实,而我们这些活在她身边的家人却变得遥远而陌生。”^{[5]194} 父亲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一直想要离婚,可是囿于现实的种种,直到六十多岁才离婚。父亲在纳菲西离开伊朗的时候和一个纳菲西不喜欢的女人结婚了,在纳菲西看来这是父亲对她的一种背叛。纳菲西和母亲的关系紧张,她们之间充斥着争吵。纳菲西渴望母亲的爱,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她在自己真正的家里也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的归属感。

而她的国家伊朗也没有给予她归属感。家国的流离和战乱让纳菲西完全没有归属感。纳菲西 13 岁去西方留学,1979 年回伊朗的大学里讲授西方文学,1981 年因拒戴强制性面纱而被迫辞职,1995 年在家里开设秘密的西方文学课,1997 年离开伊朗去美国。她的半生,始终在古老伊斯兰国家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穿梭,没有得到家的归属感。1975 年“沙王正式宣布成立一党制,由复兴党统治。此举旨在团结整个国家,并进一步推动政府的参与性。然而,民众并不欢迎。实际上,当伊朗社会越来越开放的同时,政治上却越来越封闭,导致中产阶级的边缘化”^{[5]349} 沙王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伊朗民众的心。1978 年“国内大范围的反对沙王的运动引发了全国性动乱,给伊斯兰革命提供了舞台。”^{[5]350} “尽管抗议是由普通民众发起的,但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此时已经在伊朗占据了显著地位。我们太自以为是,完全没有把他看作威胁,同时又故意忽略他的图谋,因此我们支持他。然而,一切其实都是明摆着的:在霍梅尼的书《法学原则》中,他提倡建立一个由神主宰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谴责女性投票权势另一种形式的卖淫。他无数次宣称反对少数族群,特别是巴哈伊教徒和犹太人。我们欢迎霍梅尼激烈地痛斥帝国主义和沙王,宁愿忽略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拥护者这一事实。霍梅尼本人非常地狡猾地避免让自己的计划暴露。他在公开声明中说,自己回国后就

会退隐到圣城库姆，把国家的事物留给政家们去打理。”^{[5]226}好几个月后，纳菲西才醒悟过来。1979年“2月，霍梅尼返回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正式开始，将这个有二千五百年君主立宪制历史的国家，改变为阿亚图拉统治下的伊斯兰共和国”^{[5]350}1979年夏天，纳菲西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后，和她的丈夫回到德黑兰，对于伊朗的新政府，纳菲西几乎不抱幻想。“革命是为了摧毁政治系统，为了带来更多的自由，为了让我们在家里更加自在。现在我回来了，一切却走了样，或者说，令人困扰的是，所有看似未变的东西，实际上都不一样了。”^{[5]247}纳菲西在国家感受到的全是强权和暴力，是无休无止的突袭检查，是降临的飞弹和朋友不断被谋杀的噩耗，纳菲西决定离开伊朗去美国生活。“我和先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决定离开伊朗。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讨论我们的将来、孩子们的将来以及如何更好地报效祖国——这样的争执在我们的朋友、家人以及熟识的人之间是常事。他一直提醒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一直期望回国。但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有同样的选择权，可以看世界，然后自己做决定。我也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老师，这对来说非常重要。……比冉并非完全不认同我。在回德黑兰之后，部分因为我的性别和职业，我有一种错置感，完全找不到归属感。”^{[5]313-314}“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和母亲发生正面冲突时，我四岁。我本能地意识到，我甚至没有把我的床移到我喜欢的位置的权力，这让我感到绝望。父亲教我幻想另一个世界，以此寻找平静和安慰，因为那个世界没有人能夺走。伊斯兰革命后，我意识到我们在世间的存在多么脆弱，给你带来安慰的家，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身份感、归属感，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随时被夺走。”^{[5]337}正是纳菲西在家庭和国家都感觉不到身份感和归属感，让她十分敏锐地洞察到了《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人物都没有归属感。

四、美国南方的独特性和边缘性

其次让纳菲西如此关注南方小说的南方性是因为美国南方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南方始终是一个与美国其余部分相脱离的地区，’麦卡勒斯在一篇1941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有它明显的兴趣和性格特质……一直以来，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它都好像是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殖民地。’”^{[3]211}而美国南方的独特性和边缘性在一定程度上能让纳菲西想起她以前的国家伊朗。

美国南方特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与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学。美国的南方是一片特殊的广袤区域，在地理上，它通常是指南北战争时参加南方同盟的十一个实行蓄奴制的州。尽管在今天，南方已经逐渐和美国其他地区相融合，共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但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前，无论在精神和心理上，南方都与美国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区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方神话对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方神话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伴随南方的神话被不断的重述和修正，南方迥异的文化精神也随之形成。综观美国历史，南方独有的地域文化在于“南方最终以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体制区别于美国其他地区。”^[6]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孕育了这片由白人主宰的南方乐土，并缔造了带有浓厚怀旧气息的“南方神话”：“在茂盛的木兰树下屹立着崇尚礼仪、荣誉、勇敢的南方绅士和美丽、优

雅、贤惠、坚贞的南方淑女，侍奉其左右的是恭顺、忠诚的黑人仆人，背景里是广袤的棉花种植园。”^[7]“南方神话”根植于旧南方上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并“由此逐渐演化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南方主流文化的框架，也衍生了旧南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家庭和亲戚意识是定位个人身份、建立秩序的强大力量和可靠保证。”^{[8]81}毋庸置疑，在神话光环笼罩下的南方主流文化中，传统家庭观的核心人物是白皮肤的男女主人，而南方绅士和南方淑女则是他/她们各自在性别上的刻板印象。理查德·H·金把这样的传统南方家庭观称之为“南方家庭罗曼司”。所谓“南方家庭罗曼司”指的是“个人和地域身份、自我价值以及地位由家庭关系来决定。真实的家庭即命运；南方地域被当作是一个隐喻意义上的大家庭，（冒充的）血缘关系将它按照等级来组织，并有机地把它联合起来。”^[9]

卡森·麦卡勒斯在《心是孤独的猎手》里面展现了一个神话幻灭之后支离破碎的南方世界。首先是小说的家庭观念被瓦解。“南方家庭罗曼司”是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其主宰是有绅士风度、高尚可敬、勇敢的父亲，母亲则是圣洁、坚忍、没有欲望的完美女性形象。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在家庭里的位置。”^{[8]81}但是《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父亲不再是强大勇敢的父亲而是一个从高处摔断了腿在家修理钟表的父亲，而母亲不再是温柔体贴的母亲形象，她与米克的交流甚少，没有给她足够的关心。打破了核心家庭的结构，颠覆了根植于“南方神话”中的“南方家庭罗曼斯”其次是颠覆了“南方绅士”和“南方淑女”的形象。比夫是一个渴望成为母亲的男性，具有双性同体的双重属性，米克是一个处于叛逆和迷惘和假小子。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规约。麦卡勒斯生活的时代，正是现代化进程逐渐席卷南方的时代。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震荡，南方社会的传统逐渐被现代文明瓦解，田园牧歌式的旧南方一去不复返。充满矛盾的现代化进程，既为南方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又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美国南方在沉重的过去和现代化的未来之间摇摆。

纳菲西看到了美国南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摇摆。而伊朗也是这样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变动。1925年“礼萨·沙被加冕为王，礼萨王朝建立。在十六年的统治中，他主要致力于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加强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建立行政、司法及教育机构，以实现伊朗的现代化。他被看作是一个西方派，一切在他看来属于伊朗社会“倒退”的方面，他都会镇压，包括神职人员。”^{[5]347}1935年“在礼萨·汗的统治下，国家正式从波斯更名为伊朗。1936年，为了快速实现伊朗的现代化，国家法令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面纱。这成为众多反对宗教独裁的举动之一。由于社会压力，这个法令在1941年被废除了。伊朗的第一个西式高校德黑兰大学建立。”^{[5]347}1962年“在“白色革命”的旗帜下，沙王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赋予女性选举权，以及允许非穆斯林在国会任职。”^{[5]348}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伊朗向现代化发展。1963年“哈森·阿里·曼舒被任命为首相。白色革命支持女性参与政治和行政事务，这是伊朗历史上的首创。……神职人员大范围地反对白色革命，阿亚图拉霍梅尼煽动反对政府改革世俗性德抗议。6月5日德暴动之后，霍梅

尼入狱。”^{[5]348}1967年“《家庭保护法》通过。该法案赋予女性极大的自由，使其在法律上对孩子有更多的控制权。”^{[5]348}1979年“2月，霍梅尼返回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正式开始，将这个有二千五百年君主立宪制历史的国家，改变为阿亚图拉统治下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法被恢复，《家庭保护法》被废除，西方化行为被禁止。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成立。”^{[5]350}伊朗就在现代化和宗教化里面摇摆，尽管最后成为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但“但比再提醒我说，许多伊朗人并没有真的向独裁政府低头。人们虽然表面上同意这种统治，暗地里却在破坏它，包括一些官员和政府公务员。政府对这种反抗无能为力。”^{[5]314}纳菲西看到了美国南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摇摆与伊朗在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的契合。

五、结语

纳菲西之所以如此关注《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南方性，首先是因为纳菲西的伊朗的流亡者和美国的外来者的身份与作者卡森·麦卡勒斯的美国南方的“旅居者”的身份以及小说中缺乏身份认同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形象相契合。纳菲西的家庭不幸福没有给她安全感和幸福感，她的国家动荡，没有给她归属感。其次是因为纳菲西看到了美国南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摇摆与伊朗在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的契合。

参考文献

- [1]Carson McCullers. A Personal Preface, in *The Square Root of Wonderful*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 viii.
- [2]卡森·麦卡勒斯. 抵押出去的心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3] (美) 阿扎尔·纳菲西. 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08.
- [4]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 [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6: 70.
- [5] (美) 阿扎尔·纳菲西. 我所缄默的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8.
- [6]陈永国: 美国南方文化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9.
- [7]李杨: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一个文学运动的阶级视角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81.
- [8]李杨: 美国南方文学后现代时期的嬗变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9]King, Richard H.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30-1955*.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7.

"Sojourners" in the South and "exiles" in Iran

Yang Yinx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 Sha , 410000)

Abstract: Nafisi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outhernness of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first of all, because Nafisi's identity as an exile in Iran and an outsi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dentity of the "sojourner" in the south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author Carson McCullers and the image of homeless people who lack identity in the novel. Nafisi's family and country didn't give her a sense of belonging. Secondly, Nafisi saw the fit between the sw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and the swing between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Iran.

Keywords: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Southern; "Sojourner"; "Exile"

作者简介: 杨银霞,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9 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